

治警讀劇
《大正十二年》
&
會後交流

劉勇辰

玄奘大學影視藝術學系助理教授

劉勇辰

現任：玄奘大學影視藝術學系助理教授
學歷：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劇場與表演研究所博士
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碩士
經歷：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戲影視文學系講師
卓越數碼有限公司專職編劇

代表著作：

1. In-Yer-Face in Taiwan: Mark Ravenhill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Political Playwriting. (直面臺灣新文本：以馬克瑞文希爾戲劇中的政治性為例)
2. 北臺灣文學選出版個人劇本集《平行線》

參考書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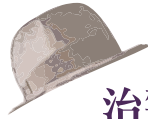
3. 台灣研究基金會，2017，《三代臺灣人：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》。遠足文化。
4. 陳翠蓮
2020，《自治之夢：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主運動》。春山出版。

-2008，《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：1920-1950》。
遠流出版。

5. 黃煌雄

2021，《兩個太陽的臺灣》。時報出版。

1992，《蔣渭水傳——台灣的先知先覺者》。前
衛出版。

6. 蔣朝根，2014，《獅子狩與獅子吼：治警事件90
週年紀念專刊》。台北市文化局。

7. 葉榮鐘，1995，《台灣人物群象》。時報文化。

8. 廖振富，2014，《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》。國
立臺灣大學出版。

授課大綱：

一、讀劇《大正十二年》

創作概念闡述

「大正」時代的特殊背景

「治安」「警察」「法律」之現代性意義

歷史書裡的蔣渭水

文化協會的理想與分裂

「治警」之當代意義

二、提問及反饋

《大正十二年》 【此版本為讀劇示範精簡版】

* 讀劇正式開始前，需提醒觀眾，本劇作為戲劇化呈現，並非史實。

人物

堀田 法官

三好 檢察官

岩見 警官

添仔 台人警捕

第一場

日本軍歌《勇敢的水兵》¹ 悠揚歡快地放送著。
暗場，一束強燈光打在場中央的椅子上。音樂停止。
警捕打扮的添仔有些愣愣地坐在上頭，眼神有些飄乎和
癡散，似乎想找到什麼可以讓自安心盯著看的地方。

添仔：您是問我，怎麼認識雪谷先生的？（搔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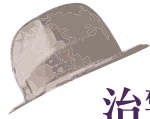
1. 歌頌甲午戰爭的海軍軍歌，將渭水後作〈臺灣文化協會會歌〉時採用之作為演唱旋律。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我們自細漢是厝邊，都住在菁仔地，他住城隍廟口，我住在對街的媽祖間。他老爸是這個莊尚有名的相命仙，在城隍廟替人相命，我阿母也帶我去相過命。我記得他小時候他爸替他算過，說他這世人「春風得意，水火難容」，現在看來攞真靈驗。（頓）後來我們一起跟老秀才學漢字，他頭殼頂，會唸書，考上了公學校，攞進了總督府醫學校，後來他說要做大代誌、交天下英雄好漢，就要到大都市去，所以他在大稻埕開一間醫院。又開一間酒樓，日子過得很不錯…我沒他那麼將才，後來也比較少連絡。（頓）嗯？喔，他開的酒樓就叫「春風得意」，是江東春蓬四大樓之一。常常邀請很多醫師、士紳和社會有頭有臉的人在那裡舉辦各種活動，大人應該也聽說過吧？

停頓。

添仔：所以，我也不知，憑他的身份…為什麼要搞這些。（頓）小時候，我們倆喜歡蹲在廟門口聽老人說「追捕台灣三猛」的故事，簡大獅、柯鐵虎、林少貓，啊，還有一個飛賊廖添丁，都

是怎麼神通廣大、武功蓋世、占山為王，但最後還是都一個一個攏沒去了。（頓）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玩官兵抓強盜，雪谷就一直要當強盜，被抓了攔說他是正港男子漢，死也不投降。（笑）他就是脖子硬。

隱約中，遠處傳來叫罵、哀號聲，之後是鞭打和哭喊求饒。

添仔明顯有些緊張，語氣加快。

添仔：我第一次被他叫去參加活動，是他讀醫學校的時候，那一年中國啱啊好發生革命，他說我們都應該為國家盡一份心力，跟著他和一群人成立了一個什麼會，四界求人捐款。（頓，搖手）我、我沒有加入啦，就是被找去湊個人數。那時他們還租了個店面叫東瀛商會，樓上假做賣冰，一群學生整天躲在地下室，其實什麼也沒做，就是少年人聚在一起對國家大事黑白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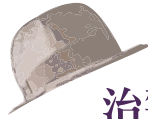
添仔不好意思地抓了抓頭。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添仔：他真的開始，是大正九年，台中謝文達那次的鄉土訪問，那是頭一遍台灣人開飛行機在我們頭頂飛（向上看），還撒宣傳單。雪谷看到非常受感動，一直拉著我的手說：「添仔，這證明了一件事，我們沒有比內地人差」。那天，他講了好多遍。（頓）隔一年他就跟著霧峰的林獻堂一起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。跟我說需要幫手，發發書、發發傳單。（頓）我從來也不知道他背後在計劃的是什麼，更沒有想到，他這次竟然這麼糊塗，做出這麼大逆不道的代誌，竟然光天白日去撞皇太子的聖駕。

停頓。

添仔：同伙嗎？（想）我只知道他老婆家的幾個哥哥都跟他走得很近，其他就太多了。他這個人很海派啊，蝦米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，我聽到他朋友在背後這麼叫他，馬鹿馬鹿桑，就什麼事情都無所謂無所謂這樣。（頓）啊，他還有一個這個（束起小指），他的紅顏知己，很美很綺麗（*音：kirei），是在酒樓認識的，從他被抓以後，時常想來探監，只不過都沒讓她見到就

是了。（嘆氣）大人哪，您問我這些，是想要證明什麼嗎？雪谷的判決書不是已經下來了嗎？

停頓。

添仔：是，是，沒有問題，沒啦，我願意簽名。
是，謝謝大人，非常的感謝。

添仔起身在位置上鞠躬，燈光暗。

第二場

黑暗中，舞台後方燈光微亮，兩人以台語進行對話。

（賣菜人由添仔，巡查由岩見飾²）

賣菜人：大人，要什麼不要？

巡 警：汝的貨色比較新鮮。

賣菜人：是，城市的人，總比鄉下人享用，不是上等東西，是不合脾胃。



2.以下賣菜人與巡查的對話內容取自賴和〈一桿秤仔〉。





巡 警：花菜賣多少錢？

賣菜人：大人要的，不用問價，肯要我的東西，就算運氣好。

（賣菜人挑選了幾莖好的，恭敬遞過）

巡 警：不，稱稱看！

賣菜人：大人，真客氣啦！才一斤十四兩。

巡 警：（頓）不錯罷？

賣菜人：不錯，本有兩斤足，因是大人要的…

巡 警：稱仔不好罷，兩斤就兩斤，何須打扣？

賣菜人：不，還新新呢！

巡 警：拿過來！

賣菜人：稱花還很明瞭。

巡 警：不堪用了，拿到警署去！

賣菜人：什麼緣故？修理不可嗎？

巡 警：不去嗎？畜生！（*音：Ti-say）

（巡警將稱仔打斷擲棄，接著抽出胸口的小本）

巡警：名姓、住哪裡！

燈光漸暗。

隱約中，遠處又傳來沉重的呻吟、喘息聲。

燈亮時，三好坐在警察廳的會客室有些不耐地看著手錶。岩見輕鬆地推門而入，見到三好時臉上堆出

笑臉。

岩見：檢察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久等。

三好：他們承認了？

岩見：當然。（遞給三好一疊證詞）這是他身邊的親戚、鄰居，其中還有一個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提交的供詞，所有人都已經簽字了

三好：（看著厚厚的證據）你答應他們什麼了嗎？

岩見：（笑）對付這些清國奴，糖跟鞭子還是最有用的。

三好：（皺眉）岩見警部，同化政策之後不允許再說這樣的話。

岩見：是，是。我的意思是對付這些本島人，最好的辦法還是施以小惠。先吸收一部分，再讓他們對立、內鬥，之後互相檢舉、告密。這種的方式最管用。（笑）這次逮捕行動這麼順利，很多都是他們自己人領我們去抓人的。

三好：（看著資料）按照你報告上的意思，他們是預謀叛亂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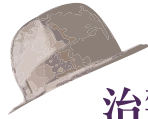
岩見：沒錯，根據我的調查，他們這次行動最可怖的真實意圖，是以迎接太子視察為理由，攔截接近，並藉機使用細菌毒刺殺皇太子和隨行官員。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三好：細菌毒？

岩見：（連連點頭）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這麼膽大妄為了。根據密探報告，大正二年，這群醫學生就曾經趁著在北京旅遊的機會，試圖將細菌投入袁世凱使用的水源。雖然最終失敗了。但這次他們又打算再這麼幹，計劃把傷寒桿菌下在進貢太子的柚子裡。只不過早早被我們發現，才沒有得逞。（頓）檢察官先生，這可是赤裸裸的叛國行徑。

停頓。

三好：所以你們就逮捕了九十九個人。（頓）上一次這麼大規模的逮捕搜查，是「噍吧哞」吧？
（頓）岩見警部也是那起事件後拔升的對嗎？

岩見：是。

三好：您是九州人？

岩見：九州熊本。

三好：（微笑）像您這樣的九州男兒我在台灣遇到的特別多。從內地漂洋過海到這裡，長年建設帝國的殖民地。真的相當令人佩服。

岩見：（笑）不過是為了多一些加給跟俸祿罷了。

三好：但我必須指出您在處理這次事件上的輕率之處。（取出一份報紙遞給岩見）您看過他們在東京出版的報紙嗎？（岩見接過）報上說台北警察署為了取供，運用各式各樣非人道的虐待手段，像鞭笞、灌水、雕龍蝦、插肋骨…

岩見：這都是胡說八道。（頓）總督府下過命令，不可以對這些白面書生造成傷害。

三好：對他們也許是沒有。但對那些幫你做證的人呢？那些地位較低、牽扯入獄的人，你保證你手下的人都沒有對他們做過一些什麼嗎？

岩見：我只承認，我有看到手下在他們吃的東西裡摻了一點老鼠屎、蟑螂屎什麼的。

三好：岩見先生。

岩見：但他們都還是開開心心的吃完啦。

停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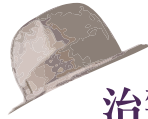
三好：岩見先生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大日本帝國從未面對過的對手，他們不使用武器，卻比用武器更危險。他們在歐洲、美國到處告洋狀，說帝國迫害殖民地、販賣鴉片、打壓思想，甚至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在國內也引起不少支持的聲音，現在全世界的輿論都盯著我們看。（頓）我們要找出與這些反抗者對話的方法，要學著面對他們、馴服他們。這才是總督府命我接手這次案件的主要原因。（頓）如果再重複「噍吧咩」一樣政府毀諾的大搜捕……將可能演變成國際事件，最終導致百姓不再相信司法體系和尊重警察署。

（岩見看著報紙，發出笑聲）

三好：我說了什麼好笑的話嗎？

岩見：倒不是。我想起有些台灣家庭裡供奉著日本警察的畫像，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，一手拿刀一手拿佛珠。因為我們什麼都要管，從逮捕人犯、思想審查到救助弱勢、取締衛生。（頓）這就是典型台灣人的嘴臉，表面恭順一口一個「大人、恩典」，但背後卻給我們起各種難聽的綽號，什麼「臭狗仔、四腳仔」，充滿仇恨。（頓）檢察官先生，我是九州鄉下長大的，我父親是鐵道員，我從小就知道，不管是闖鐵軌的，還是逃票的，人總是很善於找到各種理由來原諒自己。就像在鄉下，有一票窮人永遠是這樣，總覺得管得越少就越自由，活得越懶散就越幸福。他們總是懷念，以前餓了就

可以偷農田裡的瓜、牧場裡的雞蛋或者跑到溪邊抓魚的日子。然後忘記了那個時代的武士老爺，只要高興就可以把他們通通抓起來，把眼珠子摳出來，把手砍掉。

停頓，岩見取出一份文稿放在三好面前。

岩見：您看看這個。（將一疊稿紙遞給三好）這是在其中一個嫌疑人的抽屜抄到的，是一部小說的手稿。（三好看）上面寫的內容，簡直是造謠中傷、無法無天。一個巡警去跟商販買菜，認為他的秤有問題。（唸）「因為巡警們，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，來做他們的成績，犯罪的事件，發見得多，他們的高昇就快。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，含冤莫訴的人們，向來是不勝枚舉…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，通在法的干涉、取締範圍中。」於是他折了賣菜人的秤，將他拉到法院。法官判了罰款，賣菜人沒有錢寧願坐牢，結果被他太太靠當東西的錢保釋。（頓）然後你知道他做了什麼？「一個夜巡的警吏，被殺在道上」，他把那名巡警給殺了。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這就是他們想幹的事。（頓）我承認，我們警署也許有人會做出出格的事，打斷了那桿秤。但您知道有多少台灣人偷奸耍滑、減斤減兩嗎，不守紀律、私行賄賂，賣私酒、走私菸、偷賣鴉片，永遠抓不完。只要有警察取締，這種衝突就不會結束，早晚還是會再發生的。

岩見拿起報紙，看了看，又不屑地笑了。

岩見：上頭說的鞭笞，檢察官您這麼年輕，見識過嗎？

三好：（搖頭）據我所知，笞刑幾年前就因為太殘酷已經廢除了。

岩見：真是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。以前，不管什麼事，只要一天打五鞭，我保證就什麼都招了。

（頓）但你知道嗎？我們剛來的時候，這裡的清國奴生活貧困又愛錢如命，結果一旦有人犯法都搶著要接受笞刑，好像這是什麼德政一樣。

（頓）扣掉造反被殺，被牽連的人不算，到今天為止台灣因為反抗政府被捕判處死刑的人已經超過幾千了。（指著牢房）在我這裡關過的，沒有五百也有一千。反正我大概是沒辦法理解這些清國奴的心裡怎麼想，是覺得以前那

樣的日子更好嗎？（頓）這三十年來在帝國治理下的台灣比起以前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就像這次抓的人裡頭的那些個醫生。這些人享受著比我在九州還要富裕的生活，到底還有什麼不知感恩的？

停頓。

三好：（整理好資料準備起身）我要見的人。什麼時候才可以見？

岩見：（有些尷尬）呃，是這樣，因為那位人犯前幾天剛好出了意外，頭受了點傷，現在還沒有清醒過來。

三好：（頓）這是怎麼回事？

岩見：呃，真的跟我們沒有關係。嗯，有可能是跟他問話的時候，他比較激動，一時就…但請放心，他人沒事已經送去醫院了，等一恢復清醒我就立刻跟您報告。

三好搖了搖頭，捧起岩見交給自己的供詞和證據，下場。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燈光漸暗。

黑暗中，岩見移往舞台後方燈光微亮，兩人以台語進行對話。

（賣菜人由添仔，法官由岩見飾）

法 官：汝曾犯過罪嗎？

賣菜人：小人生來將三十歲了，曾未犯過一次法。

法 官：以前不管他，這回違犯著度量衡規則。

賣菜人：唉！冤枉啊！

法 官：什麼？沒有這樣事嗎？

賣菜人：這事是在冤枉的啊！

法 官：但是，巡警的報告，總沒有錯啊！

賣菜人：實在冤枉啊！

法 官：既然違犯了，總不能輕恕，只科罰汝三塊錢，就算是格外恩典。

賣菜人：可是，沒有錢。

法 官：沒有錢，就坐監三天，有沒有？

賣菜人：沒有錢！

岩見飾演的法官走向賣菜人，並將他牢牢固定椅子上，賣菜人微微顫抖並發出求饒聲，然而岩見並沒有理會。他將一張布袋蓋在賣菜人臉上，並開始對

著臉的部位澆水。賣菜人由於無法呼吸，四肢的掙扎逐漸加劇，岩見毫不理會地將整整一壺水倒完。

岩見：有沒有？

燈暗。

第三場

燈亮。法官堀田的辦公室，收音機上播放著三味線音樂，三好敲門進入。

三好：（行禮）堀田法官，失禮了，您找我？

堀田：三好君，請進，坐。（頓）你來台灣多久了？這麼熱的天氣習慣了嗎？

三好：我前年調任過來，確實還不習慣。

堀田：台灣溼氣重，內地人過來特別容易生病，要格外小心，多喝熱茶。（邊泡茶邊說）我兒子告訴過我一個生番的神話，說太古的時候，台灣島上有兩個太陽，熱得不得了，番人裡有個勇敢的漢子，說非得射掉一個太陽才行，因為路途遙遠，所以他揹著剛出生的孩子踏上射太陽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的長途。走到中途，他果然因為跋涉艱辛倒下了，這時他的孩子已經長大，於是繼承父親的遺志，繼續前進，最後果然射下了一個太陽，中箭的太陽越縮越小，最後變成了帶來清涼的月亮。

三好：台灣真的很熱，像是沒有冬天，難怪生番想射太陽。

堀田：現在的台灣也有兩個太陽，一個照著台灣，一個照著內地；但離開內地想到台灣長久居住的人很少，想回內地的多。

頓，堀田緩緩的將熱水注入茶器。

堀田：（替三好倒茶）這個神話還告訴了我們，有些事，確實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。（請茶動作）我是跟隨乃木大將上任的，算一算也快要三十年了。以後就靠你們了。

三好：學習堀田前輩將畢生心力都貢獻在殖民地建設，正是我輩的夙願。

堀田：我們都是帝大法學部畢業，你叫我前輩倒是挺合適。

兩人笑，兩人飲茶，停頓。

堀田：我聽說，你對我做的判決提出了異議？

三好：（頓）是。

堀田：理由是什麼？

三好：堀田前輩，當初他們在台北警察署提出結社申請時，就已經明確遭到拒絕。但這些反對份子竟然趁著在東京搞請願活動的時機，又轉向早稻田警察署申請。擺明著利用台灣和內地法律不同的漏洞，已經徹底違反《治安警察法》。
（頓）這些前輩不知道嗎？

堀田：我知道。

三好：縱容與包庇只會增長犯罪分子的氣焰。堀田前輩，我一向相當敬重您，但我實在無法理解，在這麼明顯的證據面前，前輩為什麼還會做出無罪的判決？

堀田：縱容？

三好：是的。前輩應該比我清楚，台灣人的特質「怕死、愛錢、重面子」。所以後藤長官認定應該結合糖和鞭子來治理。帝國在台灣的各项建設是糖，而法律就是鞭子。（頓）想要享有文明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的生活，就該服從文明的規訓，這本就是我法學部的精神。

堀田：所以你是站在捍衛法律的立場上反對我？

三好：是。

堀田：（笑）怕不是那麼簡單吧。當時他們跟我說，總督府特別委派了一位帝大法學院畢業，相當出色的學弟來擔任本案檢察官。我就猜到，他打算利用處理這起事件曝光的聲量，作為政治晉升的跳板。（頓）結束以後，他答應升你什麼官？

停頓。

三好：前輩，我不否認。確實有接到指示，希望我把這個案子辦好。（頓）但我對您判決的質疑並沒有變。今天既然有機會，我也希望前輩可以當面告訴我，為什麼您會願意支持這些本島人的無理訴求？

堀田：無理訴求。就像你在上訴書上寫的「台人要求參與國家的議會建立，實屬不知感恩，反對同化政策之舉；遑論要求自治，簡直不自量力」這些？（頓）但你不覺得矛盾嗎？

三好：（頓）我不懂您的意思。

堀田：台灣人主動要求參與到大日本帝國的議會政治之中，難道不正是說明同化政策的成功嗎？
（笑）我知道，本島人要求與三千年來盡忠於皇國的內地人享有同等權利，你覺得他們還不配。

三好想反駁被堀田打斷，停頓。

堀田：當初我是自願來台灣的。那時大日本帝國剛完成脫亞入歐。曾經的貴族武士剪去髮髻，換上西裝。平民百姓也開始接受教育，參與政治。當時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嶄新知識，「科技」「政治」「外交」「法學」「醫學」等等，在我看來就是現代的、文明的。當聽到有機會去一塊如同處女地的島嶼進行建設，我抱著很高的期待。我想我們既然能夠剪去髮髻，也就能帶領他們剪去辮子。（頓）然而剛來的時候，卻相當困難，乃木大將的治理遭遇到了各種激烈的反抗，有漢人的，也有高砂族的。那個時候的日本人晚上都不敢單獨出門，一不小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心，腦袋就沒有了。（頓）不但治安差，教育水平也低，充滿陋習，於是總督府提出「六三法」。從那個時候確定了台灣島與內地處於兩種不同的法治體系。（微笑）這些歷史你來之前大概也研究過吧？

三好：是的。後藤長官在〈生物學政治論〉上說過，就如同強行把比目魚的兩隻眼睛裝在身體的兩邊，是違反了生物學的原則，所以不能把日本成功的經驗直接套在台灣人身上。

堀田：那麼，他的說法，你同意囉？

三好：（點頭）為了便於管理，針對殖民地的特性定出一套有效的辦法。帝國在朝鮮、沖繩也是如此。

堀田：如果只是短時間的殖民，也許沒有問題。但當帝國想推行內地延長的同化政策的時候，問題就出現了。（頓，兩人相看）我們只從台灣這條比目魚身上挖了一顆眼珠，卻一直沒有給他們安上。三好君，你剛剛提到後藤先生用生物醫學的理論角度分析治理台灣的方法。在被逮捕的人裡頭，也有一位醫生，他寫了一篇文章…（從抽屜裡找出了該篇報導）在這，喏，這個人，我覺得你應該去瞭解一下。他連合了一些在內地的留學生和台灣鄉紳共同發起了議

會請願運動，一開始沒有引起太多關注。但漸漸的，從發動聯署，到東京遊行，最後向帝國議會請願，搞得越來越熱鬧。

三好：但充其量，這些行為也不過是在每年的議會上，多了一、兩段草草帶過的紀錄而已，沒傳達出去的意念不過是白費力氣。

堀田：那這次，總督府下令搜查、傳訊了五十八個人，拘押了四十一個。這又傳遞出了什麼樣的訊息？本島人唯一發洩的管道，你把它堵死了。考慮過後果嗎？

三好：前輩說這種話，難道是害怕了嗎？

兩人對視，堀田示意三好坐，停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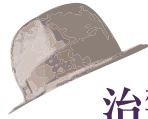
堀田：大約是十年前，我兒子在安平，無端地被捲入「噍吧哖」的叛亂，全家人一起被殺了。頭被砍下，懸在鋼叉上，嘴裡塞滿了符咒。（頓）那群人打著「大明慈悲國」的旗幟，說得到了來自神明的旨意。日本佔據台灣的二十年期限到了，於是見到日本人就殺。他們愚蠢到相信身上貼了神符以後，就會刀槍不入，他們異常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



的勇敢。用鋤頭、鐮刀、鋼叉對抗火槍大砲，後來清掃戰場的時候，發現人人身上都貼著一張一張黃色的符咒。（頓）帶領這場鬧劇的領袖，是西來庵的主事者。你知道西來庵是拜什麼的嗎？是拜瘟神的。那時候鼠疫很嚴重，總督府第一時間從日本請來了疫病相關的學者和專家，但因為日本人都集中在北部，重北輕南，台南的疫情遭到無視。人們只好去向瘟神求助，結果沒想到，台南的鼠疫竟然自己消除了。於是民眾開始相信靈符比西醫有用，就因為這樣，他們聽信了一個號稱自己是「台灣人的皇帝」，用神符避免一切疫病，還可以刀槍不入的神棍說的話，人們不吃肉，省下錢，去換神符，以為這樣就不怕刀槍。你知道他們一張符賣多少錢嗎？

停頓。

堀田：被抓了之後，九十五個人被判死刑。三個領頭的在監獄裡寫下認罪書，互相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（笑），他們說自己只是受到蠱惑、信以為真，然後歌頌日本政府的慈悲寬大、愛民如

親，他們從來沒有想要真的反抗。（頓）三好君，我兒子到底是為什麼被殺死的？是因為這些帶頭的人，還是這個把他帶到台灣的老爸，還是只顧自己人不顧台南的總督府？（頓）那個時候，我雖然傷心、憤怒、自責，但面對那些愚昧的暴徒，內心一點也不害怕。因為他們動搖不了任何，我內心堅信的東西。

停頓。

堀田：反而是那天開庭的時候，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。圍觀人群把庭內庭外擠得水泄不通，當我宣判被告無罪時，震耳欲聾的歡呼和沿街的鞭炮聲，讓我動搖了。（頓）三好君，我在這裡住了三十年。第一次覺得，也許帝國的太陽，開始要落下了。

燈漸暗。

日本軍歌「勇敢的水兵」再次響起。

-完-



殖民之治

自覺之光

